

英汉动物习语隐喻的认知对比分析

赵梦鸽

天津外国语大学 天津 300204

摘要: 动物习语在英汉两种语言中均有广泛的使用,其是基于动物特征而形成隐喻义并有着较高使用频率的一种习语。它不仅体现着语言的丰富性,也承载着独特且多样的民族文化。基于动物习语的隐喻不仅仅是一种语言现象,更是人们认知世界的一种思维方式。本文以认知语言学的隐喻概念探讨英汉动物习语隐喻的同质性、异质性及相互缺失性。并进一步分析英汉动物习语产生异同的原因。本文以期加深人们对动物隐喻机制的理解与认识,并进一步提高跨文化交际水平。

关键词: 隐喻认知; 英汉动物习语; 对比分析

A Cognitive Contrastive Analysis of the Metaphors of Animal Idioms in English and Chinese

Zhao Mengge

Tianjin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Tianjin 300204

Abstract: Animal idioms are widely used in both English and Chinese. They are idioms with metaphorical meanings based on animal characteristics and have a high frequency of use. It not only reflects the richness of the language, but also carries the unique and diverse national culture. Metaphors based on animal idioms are not only a linguistic phenomenon, but also a way of thinking for people to recognize the world. This paper uses the concept of metaphor in cognitive linguistics to explore the homogeneity, heterogeneity and mutual absence of metaphors in English and Chinese animal idioms. And further analyze the reasons for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English and Chinese animal idioms. This paper aims to deepen people's understanding of the mechanism of animal metaphor, and further improve the level of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Keywords: metaphorical cognition; animal idioms in English and Chinese; contrastive analysis

一、认知隐喻理论和动物隐喻

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人们对隐喻的认识就不断加深,语言学家、认知心理学家、作家等学者对其进行了各种解读。有些人把隐喻看作是一种不寻常的语言现象,会误导人们的真实含义,从而使人们把它看作是可有可无的;还有一些人则把隐喻运用得很好,可以生动、简洁、生动、形象地传达出说话者的意图。隐喻可以把人们所熟悉的和不熟悉的东西进行观念上的转换,使人们更好地了解未知的事物。

在牛津字典里,隐喻指的是用一种很有想像力的方

法来形容某个人或某个东西,以此来表示两者之间所具有的共同特征,从而使得形象的描述更加鲜明、清晰、有力。从语言的角度看,隐喻仅仅是语言现象和修辞的一种形式。但是,随着语言的飞速发展,人们逐渐认识到使用隐喻能够有效地促进人类的沟通和沟通。在《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一书中,Lakoff和Johnson首次从认知语言学的视角出发,首次提出了“概念隐喻”理论。这一观点的提出,既是对隐喻概念的重新认识,也使其成为了认知语言学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从根本上说,隐喻是一种认知的现象,它的实质就是透过其他类型的东西去了解和体验某种东西(Lakoff & Johnson, 1980, pp.44-45)。隐喻包含两种认知领域:源域(喻体)和目标域(本体)。当人们认知一些陌生的东西时,他们会下意识地利用我们所熟知的东西来进行理

作者简介: 赵梦鸽(1998-),女,朝鲜族,河北邯郸人,天津外国语大学,硕士研究生在读,主要研究方向:英语语言学。

解。这就是概念隐喻的映射机理：从始发域（熟悉的观念域）到目标域（陌生的观念域）的映射。映射的原则是始发域和目标域具有相似度（秦晓菲，2020，p.247）。因此，隐喻的喻体和本体之间的相似程度，是形成隐喻的基本要素（束定方，2000年，p.14）。

动物隐喻是人们将动物的部分特征与人的某些品质联系起来，形容或比喻人的特征和属性（黄春，2021，p.88）。动物在我们的生活中无处不在，人们同它们的关系非常密切，而且它们的形象生动而鲜明，动物和人类在许多特性上又有关联性。人类在日常生活中与动物发生接触，将其特征、形态、行为等储存于大脑中。之后随着知识的层次和能力不断提升后，便会由动物联想到人类，从而引发两者相关性的思考。因此在英汉两种语言里动物都是非常常见的喻体对象。人们使用大脑中所储存的动物特点去描绘人类的某种个性特征，由此也就形成了认知隐喻。英汉两种语言中有关不同动物所引起的隐喻，既有相似共通之处，又有其各自的独特性。

二、英汉动物习语对比分析

（一）英汉动物习语隐喻的同质性

在英汉习语中，有很多习语存在概念隐喻的同质性，即同种动物形象映射同一种或相似的目标域。

例如，英汉文化中对狼有着相似的认知，它常用来形容一些品质恶劣、性情凶狠的人。汉语中“狼心不正”、“狼子野心”等成语都是指狼的凶残和阴险。英语中也有这样一句话，那就是“wolf in sheep's clothing”即“一头披着羊皮的狼”。这个习语用来形容外表和善，内心阴险狡诈的虚伪小人。

在中国，鼠是四害之一，基于鼠的外貌特征、生活习性，以及与人类的关系，汉语中与鼠相关的词成语大多含贬义，其隐喻意义也是负面和消极的（苏海燕，2012，p.34）。例如，汉语习语里“老鼠泅过溪，人人喝拍”，表示一只老鼠在小溪中游泳，浑身湿漉漉的，被人们抓了起来。这个习语被人用来形容惹得众怒、被所有人唾弃的小人；所谓“老鼠食油眼前光”，指的是一只老鼠看见了一盏油灯，就会跑过去偷油。但是它只看见了一盏油灯，却没有注意到它的身后会有什么危险。这句话可以用来形容人的眼光短浅，只考虑眼前的利益，而忽略了身后的危险。英语中也有“as timid as a mouse”即“胆小如鼠”、“as poor as a church mouse”即“像教堂老鼠一样穷”之类的习语，可以看出老鼠是多么的令人讨厌。

“蛇”这一形象渊源流长，在中国可以追溯到上古时

期，在西方可追溯到圣经中耶稣造世界万物时。蛇的样子很吓人，会攻击伤害人们，杀伤力很强。而且它们经常是悄无声息的出现于人们面前，因此蛇这一形象常常被用来喻指坏人（李延林&黄显焯，2013，p.141）。汉语中“阴沟石缝里的蛇蝎”指暗中伤人；“养蛇吃鸡”表示忘恩负义；“蛇蝎心肠”这一成语是用来形容人心像险恶的毒蛇一样。在《圣经》里，亚当和夏娃就是被毒蛇诱惑，才偷吃了禁果。因此，在英语里，蛇总是代表着邪恶，阴险和虚伪（吕红波，2006，p.153）。例如，“take heed of the snake in the grass.（草里防蛇）”比喻提防两面三刀、阴险狡诈的人或事。

（二）英汉动物习语隐喻的异质性

由于历史和文化的长期发展，中国和西方在风俗习惯、地理环境和思维方式等方面都有很大的不同。由此，英汉两种语言在动物隐喻上也有各自的特点。这种差异可以分为两类，一种是同一源域映射不同目标域，另一种是不同源域映射同一目标域。

首先同一源域映射不同目标域。在中国古代，狗一般是权贵人家养来看门的，因此地位低下。又因狗会咬人，所以在中国，用狗比喻人常表示对这个人的侮辱（常雪东，2018，p.163）。比如，“狗改不了吃屎”指人们常常本性难改；“狗嘴里吐不出象牙”形容恶人不会说好听的话；“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指给予别人恩惠，但那人却不识好歹，反而把责任推到我们身上。在汉语习语中与“狗”相关的内容基本都属于贬义。但是在西方国家，狗不仅是一种宠物，更是人类的好朋友，被视为忠诚和友善的标志。例如，“Love me, love my dog.（爱屋及乌）”、“lucky dog（幸运儿）”、“top dog（很厉害的人）”等等。

另外不同源域映射同一目标域。比如在中国，老虎有“山中之王”或“兽中之王”之称，这是因为虎头前额上的黑色条纹与汉字“王”很像，而且它们的狩猎过程也是相当凶猛残暴的。尤其在古代，山中经常会出现老虎，人们对老虎更是闻风丧胆，所以很多围绕老虎的习语也流传了下来。比如，“伴君如伴虎”、“虎毒不食子”、“老虎的屁股摸不得”等等都能表示人们对于老虎的畏惧，以及老虎凶猛、威严的形象。在西方国家，西方的狮子形象和中国的老虎形象可以划等号。狮子被称为“草原之王”，象征着强大、勇猛。例如，“as bold as a lion（勇猛如狮）”、“fight like a lion（像狮子一样战斗）”。

（三）英汉动物习语隐喻的相互缺失性

在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下，汉英两种语言都有其

独有的动物习语隐喻。在汉语中，鸳鸯经常被用来表示夫妻恩爱。因为他们经常会结伴而行，一旦失去了伴侣，就再也不和其他伴侣交配。汉语里有“只羡鸳鸯不羡仙”的美好表达，表示羡慕鸳鸯可以相伴终生，只要能这样白头偕老，就算是做天上的神仙也不要。但在英语当中鸳鸯却没有类似的表达，这一动物形象的隐喻含义在英语中是缺失的。在澳洲英语中，“Come the raw prawn.”表示算计、欺骗他人。raw prawn在这里不指“生大虾”，而是指“施以诡计的人”。在汉语中“虾”这一词并不用来描述诡计多端的人，因此这是在汉语中这一动物意象的缺失。

三、英汉动物习语隐喻异同的原因

(一) 文化背景

民族语言作为文化的一部分，又是文化的定向反射，透过一个民族的语言层面，展现在眼前的乃是这个民族绚烂多姿的文化形态（林纪诚&俞青海，1994，p.156）。因此由不同文化所孕育的动物习语隐喻也就迥然不同了。这种有着文化差异化的动物习语不仅代表着不同文化下人民的思想理念与世界观的差异，而且也映射着大众对美学、信仰等情感理解的差异。“龙”是中国文化的符号，虽然人们很难在现实生活中找到它的本体，但它已经成为了中国的精神符号。在中国的古老神话中，“龙”被称为“万兽之首”。它与权力和尊贵紧密联系在一起，象征着富贵与吉祥。受中国古代宗室世袭制的影响，龙象征着皇权。中国古代的帝王常常被称为“真龙天子”。中国人民也把自己称为“龙的传人”，把自己的国家称为“东方之龙”。正是因为这样，才能体现出中华民族对“龙”的独特感情。因此，在汉语中，“龙”这个词有很多美好的含义。比如“望子成龙”，就是指父母希望子女在学习和职业上有所成就。在此，“龙”就是“优秀而高尚的人”，父母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在社会上脱颖而出。但在西方的文化背景下，“龙”这一习语的内涵却截然相反。在圣经中，上帝常把撒旦比喻成“the great dragon”。受此影响，英语习语中的龙常代表着邪恶、凶残的暴力形象。由此可见，中西方动物习语受到了不同文化背景的差异影响，在隐喻上有着许多不同的内涵。

(二) 地理环境

由于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差异，各国之间的语言在词汇的表现形式上都有很大的差异。一种语言中的某种动物可能蕴藏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但在另一种语言中它的文化喻义则相对有限，有时还会出现隐喻意义上的空白。地理环境的差异性使得人们对动物情感的不同

（秦晓菲，2020，p.248）。中国幅员辽阔，山区和平原面积广大，但是却极少有干旱少雨的草原。因此在西方进贡之前，人们对于狮子的了解少之又少，而老虎却在我国山区中常见。因此在汉语中，人们常用老虎来隐喻凶猛、强悍。而西方则反之，狮子成为了勇猛的象征。另外，由于我国平原广阔，地广人稀，农牧业发达，况且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农业大国，而且古代人也没有养宠物的习惯。在那个生产力相当低下的年代，劳动人民的数量远远不够，只能依靠养马、牛、羊等牲畜来增加农耕的劳动力，提高劳动效率，从而更好地为生产服务。因此马、羊、狗、牛等动物的习语隐喻意义便丰富了起来。而西方国家大多依海而生，岛屿、河流、湖泊、森林众多，且终年有大量的降雨。因此西方国家的人们对海洋和森林动物的了解与认知更加深刻。因此英语习语中的隐喻很多都是和海洋和森林动物相关的。

(三) 思维模式

隐喻不光是语言问题，更是一种思维方式，隐喻的联想与类比功能刺激着人们的想象力，为人们提供了广阔的语言空间（杨秀杰，2002，p.95）。中国人感性，习惯于使用形象思维。西方人理性，习惯使用逻辑思维。从“狗”这一动物在英汉习语之间隐喻的差异，我们可以看出，“狗”在中国人眼里是一种地位低下的守门人，因而经常被用作贬义。而西方人则会比较辩证地认为“狗”是朋友、家人，需要细心呵护，所以经常用作褒义。可见，思维模式涉及到是一个民族创建文化和改造社会的方方面面。在以联想为心理学基础的隐喻思维中，其功能是显而易见的（谢红芳，2003，p.89）。

四、结语

在日常的语言交际和文学作品中，隐喻无所不在。它影响着人们对概念的认知。隐喻的形成与其所处的语言环境有着紧密的联系。英汉动物习语是两个不同语系的共同产物，它们在历史和文化的长河中沉淀下来，承载着一个民族的价值观念，蕴藏着浓重的情感和文化气息。英语与汉语虽然是两种不同的人类语言，但两者之间具有相通之处，其相似性表现在英语与汉语中，一些动物隐喻是极其类似的。但是，由于地理环境、思维认知以及历史文化等差异的影响下，同一种动物的隐喻在中西文化中的意义也是完全不同的。总的来说，英汉习语中的动物隐喻共性和差异并存。了解其共性和差异，以及背后深层次的原因不仅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动物隐喻，更重要的是能够减少因文化差异所带来的沟通障碍，进而掌握跨文化交际能力，提升跨文化交际水平。

参考文献:

- [1] Lakoff, G., & Johnson, M. (1980). *Metaphors We Live By* (pp.4-5).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2] 常雪东. (2018). 英汉成语中动物隐喻对比研究. *学科教育*, 12, 162-163.
- [3] 黄春. (2021). 英汉动物隐喻文化对比——以“狗”“龙”为例. *新纪实*, 25, 88-90.
- [4] 吕红波. (2006). 以十二生肖为例对比汉英动物词语. *广西社会科学*, 01, 152-154.
- [5] 林纪诚, 俞青海. (1994). *语言与文化纵论* (p.156).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 [6] 李延林, 黄显焯. (2013). 英汉双语中“蛇”及其习语的文化内涵与翻译. *现代语文 (语言研究版)*, 01, 141-143.
- [7] 秦晓菲. (2020). 认知隐喻视角下汉英动物习语对比研究. *校园英语*, 45, 247-248.
- [8] 束定芳. (2000). *隐喻学研究* (p.14).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9] 苏海燕. (2012). 汉语动物熟语的隐喻性解读. *语文知识*, 03, 33-35.
- [10] 谢红芳. (2003). 从英汉习语看动物名称的隐喻观. *宝鸡文理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23 (05), 86-90.
- [11] 杨秀杰. (2002). 隐喻与象征主义诗歌.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06, 95-99.